

联 合 国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三 年

第一四六一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61).....	1
为联合国首任秘书长赖伊先生致哀.....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945);	
(b)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色列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946)	2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六十一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九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L. E.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61)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a)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945)；

(b)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色列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946)。

为联合国首任秘书长赖伊先生致哀

1. **主席：**安理会全体代表一定已经知道了联合国首任秘书长赖伊先生今天在挪威逝世。在赖伊先生任职秘书长的七年当中，他一直极其出色地和忠诚地为本组织宪章所规定的理想和愿望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国际性的秘书处招聘了人员并组织了起来，联合国总部修建了起来，这个组织本身临危不惧地克服了许多险恶的危机。

2. 他的勇敢，智慧和政治家风度为那些继他之后为我们的共同事业服务的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同时也是他们的力量的源泉。

3. 今天下午我以安理会主席的身分向挪威政府和赖伊先生的家属发了唁电，对他们因挪威失去一个伟大的儿子和全世界失去一位杰出的公民所遭受的悲痛损失表示慰问。

4. 现在请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和在座的其他人员全体起立，为悼念赖伊先生默哀一分钟。

安理会全体代表默哀一分钟。

5. **主席：**现在我请秘书长讲话。

6. **秘书长：**主席先生，我只要向安理会报告，我获悉联合国首任秘书长赖伊先生逝世后，立即给挪威首相发去了唁电。电文如下：

“我谨向你和通过你向挪威政府和人民对赖伊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作为首任秘书长，赖伊先生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在卓越地担任为苦战中的祖国的战时领袖之后，他接受了展开新的世界组织的活动、招聘秘书处人员、在临时总部度过了几年之后找寻永久性会址、修建纽约总部并把联合国组织迁入总部等等艰巨的任务。在执行这些极其复杂的行政任务的同时，还要担负在联合国把宪章的目的和原则付诸实现方面迈出踌躇逡巡的最初几步时加以监护的极其困难的责任。赖伊先生从一九四六年二月到一九五三年四月的任期是为许多危机所困，为日益激烈的冷战所苦的几年。在这几年里尽管不断地出现巴勒斯坦、柏林、克什米尔和朝鲜——仅举四个为例——的问题，赖伊先生自始至终是一位和平战士、宪章的捍卫者和新的世界组织的不倦创建者。象任何担任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显赫职务的其他人一样，他也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不是因为做得太多，就是因为做得太少。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他对和平的巨大

责任同他的权力和他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所受到的局限性之间的差距。他比任何人有更大的责任从无到有建立联合国的总部建筑和行政机构。因此在纽约的总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不朽的纪念碑。

“我为他的家属和挪威人民的巨大损失向他们表示慰问，也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表示慰问。”

7. 我也给赖伊先生的一位女儿，古丽·赖伊·齐肯道夫夫人发了另外一份唁电。电文如下：

“你父亲的突然逝世使我们联合国这里所有认识他、无时不意识到他对本组织的贡献的人极感震惊。他是一个和平战士，一个为建立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不倦工作者。作为联合国的首任秘书长，他不仅是本组织早期遇到一系列严重危机的年代中的行政首脑，也是本组织的总建筑师。他以最黑暗的战争年代里支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勇气和信心来进行他一度称做‘世界上最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即使这种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也努力设法完成了。我向你，你的姐妹以及全体家属，对于你们的巨大损失，表示深切地慰问。”

这是两份电报的内容。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945)
- (b)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色列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8946)

8. **主席：**根据昨天晚上安理会的决定，经安理

会同意，现在我建议，邀请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F.布特罗斯先生（黎巴嫩）和Y.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9. **主席：**现在安理会将继续考虑议程上的问题。在我们发言名单上，第一个是黎巴嫩代表布特罗斯先生。我请他发言。

10. **布特罗斯先生（黎巴嫩）：**主席先生，感谢你让我发言；我也同样感谢那些慨然让我先发言的代表们。

11. 在昨天的会议上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提出了黎巴嫩的控诉。我不打算重复他的论点或者进行不必要的细节的讨论。但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使这件遗憾的事没有什么成分仍旧隐蔽不明，我认为谈谈它的某些方面，使得安全理事会代表了解情况，乃是我的责任。

12. 我认为我不需要在这里为我的国家和它做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一个成员的行为进行辩护。做为联合国的一个积极成员和极端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这两方面，黎巴嫩是完全有理由自豪的。至今她从未成为别人向安理会提出最轻微的申诉、提出哪怕是最轻微的抗议的对象。我国一贯认真遵守我国所缔结的停战协定和安理会所通过的关于中东地区的停火协定。这无疑就是以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的侵略使世界不安的原因。

13. 面对黎巴嫩的这种和平态度，以色列继续不断地用尽它手头的一切办法，包括武力、暴力和军事力量来向我国寻衅和挑战，并以负责官员的发表谈话和它的正规武装部队的行动，危害我国的切身利益。什么借口，什么论点，无论多么荒谬，都被用过了。在最近的一次，也就是说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它还没有凑拢齐这些破劈柴，就放了一把火，使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处于明显的危险之中。

14. 我只需顺便提一下，以色列为回答黎巴嫩的控诉的控诉，或者说反控诉，是多么的迟缓和伤尽脑筋，它企图把两个巴勒斯坦难民在雅典机场自发干的事件的责任推在黎巴嫩身上；而在那个事件以后，以

色列当时并没有提出丝毫抗议，也没有向安理会提出对黎巴嫩的控诉。此外，我认为那个诡计是骗不了安理会的，这次会上对那个控告的审议也仅仅是走个形式而已。

15. 但是事情的实质是什么呢？事情的实质就是对黎巴嫩、对民用目标进行了一次明显的、公然的、预谋的侵略，不仅威胁着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同时也威胁着国际商业中心的安全，危害停火决定，有助于在该地区燃起战火。以色列徒劳地企图用牵强附会的论点来为这一次侵略辩护，来为这一次对和平的威胁、这种漠视停战协定和停火决定的态度辩护。但是，这样的论点显然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这种论点要黎巴嫩在其境外所搞的活动负责任，当然这些活动黎巴嫩是不知情的，更谈不上怂恿了，而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完全是被以色列帝国主义者赶出他们的国家，流落在黎巴嫩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当难民的。以色列的强词夺理不能证明黎巴嫩政府犯有实际上怂恿或可能怂恿雅典事件作案者的罪行，也不能证明黎巴嫩要为那次事件负任何责任。我将把我的发言局限于几个论点，我认为能完全驳倒以色列强词夺理的驳辩。第一个论点——我已经提出过了——那就是，假若以色列真的认为黎巴嫩要为雅典事件负责，那么我要问它为什么不马上向安理会提出对黎巴嫩的控诉。它今天的态度不仅是异想天开的，而且是极明显的欺诈。总而言之，以色列把黎巴嫩政府与之毫不相干的事件，既作为向安理会提出申诉的理由，又作为采取完全不正当的报复的借口。我让安理会去自行判断那种说法。此外，说什么雅典事件的作案人在黎巴嫩避难或是与黎巴嫩有关系的说法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希腊司法当局仍在调查这个事件，我不相信以色列这样绝对地、精确地事先知道他们的调查结果。

16. 而且，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据以色列说雅典事件的作案人就属于该组织——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声明，两个突击队员是在黎巴嫩境外受训的并在雅典事件前两天才来到黎巴嫩。

17. 在这一点上我想到一个问题要向代表们提醒一下。假若这两个突击队员不是通过黎巴嫩，而在别的机场——如罗马，巴黎，米兰，伦敦或其他地方——停留一下，以色列是否也要那一个国家当局对

雅典事件负责呢？是否也要考虑对他们所停留的机场进行报复呢？而且，在国际法中能够要一个国家对其在国外的居民根据他们自己的选择所做的行为负责，这样的理论不再需要加以证明了：答案很清楚是否定的。做为证据，我只需提醒一下在艾希曼事件中当阿根廷向安理会对以色列提出控诉时以色列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当时以色列外交部长发表了这样一种理论，代表可以在档案中找到，即以以色列认为它的国民在它的国土之外行动不能要它负责——而干出目前行动的那些人甚至连黎巴嫩国民都不是。

18. 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向你们宣读当时以色列外交部长的全部声明和它冗长的论点。我确信你们比我记得更清楚，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再加以引证。

19. 所以，这次对黎巴嫩提出的控诉案件目的是什么呢？黎巴嫩甚至没有被控有什么意图。它的实际意图并不成为争论的问题。难道要黎巴嫩官方对难民的愿望，感情，想望和激情负责，或者为他们的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的信念负责吗？难道这真的就是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如此自豪的崇高原则的目的吗？

20. 我有幸代表发言的国家可以自豪的是，它是世界上一个罕见的——假若不是唯一的——有着如此众多的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建设性地和睦共处的范例，对他们来说，尊重思想和表达自由而不违背法律和道德是一个基本的信条。黎巴嫩所尊崇的人类价值标准是建立在尊重个人及其尊严的基础上，是建立在支持正义事业反对各种形式的非正义事业的基础上的。

21. 最近以色列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对我的明智和宽容的国家进行侵略难道纯系偶然吗？对象国是一个文化、贸易和国际交通的中心，它不仅会由于它的物质和商业的发展冒犯以色列，而且特别是因为以色列自称要作为建国基础那种不同于一般的哲学而冒犯以色列。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偶合吗？

22. 我不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因为我确信你们自己已经有了答案。

23. 最后我宣读一下黎巴嫩共和国总统昨天给某些大国的代表的一份简短的外交照会来结束我的发言：

“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个国家使用它的正规军事部队来袭击另一个国家的民用目标或私人公司以此来对不是那个国家国民的突击队员在该国家领土之外的活动进行所谓报复。

“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个国家捏造一个理由来袭击另一个国家，这个理由与这个国家的责任丝毫没有关联，因此不能作为，事实上，也不是在国际监督和决策机构面前对这个国家进行控诉的根据。

“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要一个国家为一些人的行动负责，而这个国家没有以任何形式来帮助过这些人的行动，这些人恰巧是在这个国家境内的难民，因为他们不能回到他们自己的巴勒斯坦家园，因为在国际法中他们的处境，他们是不能在其他地方居住下来的。最近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不仅违背了停战协定和停火决定而且也违背了基本原则，所以它不仅使今天正向安理会发出呼吁的黎巴嫩的安全遭受危险而且也使联合国和安理会存在的每一个理由遭受危险。

“总之，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并且把巴勒斯坦难民在黎巴嫩领土之外的行动归咎于黎巴嫩。这些难民居住在黎巴嫩是因为以色列自己用暴力把他们从他们的祖国赶出来，这些难民也因为以色列本身不能返回他们的家园。”

24. **主席：**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他希望就程序问题发言。

25. **本卡西先生**（阿尔及利亚）：当安理会正在调查黎巴嫩的控诉的时候，联合国总部被一些人所包围，被国际犹太复国主义支持的压力集团所包围，他们喊叫着反对阿拉伯的口号，其内容我就不来引用以亵渎安理会了。

26. 我们并不反对成群的人以这种或那种方法来表示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反对就在联合国总部门口举行这种反对阿拉伯的示威。他们应该在大街的另外一边举行。所以东道国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本组织总部受到尊重，使安理会能够继续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讨论。

27.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的代表提醒安理会对总部大楼外边所发生的事件引起注意。我相信东道国家的代表会注意到刚才提醒安理会注意的事件；并且会尽他们最大努力与秘书处合作，确保联合国的工作能在平静安宁中进行。

28. **威金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国政府一贯乐意立即响应秘书长要求我们以任何方式协助维持秩序的任何请求，不管他什么时候提出请求。

29. **博尔奇先生**（丹麦）：丹麦是挪威的姊妹国，它对赖伊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今天上午丹麦首相发表下列声明，如蒙许可，我引述如下：

“赖伊先生逝世不仅挪威而且全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人物、一位政治家和一位行政专家。在许多年里赖伊先生在他国家的政府里曾经担任过很重要的职位，在这些职位当中有在困难的战争年代里在伦敦的流亡政府里担任的外交部长的职位。在北欧各国以外，由于他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三年做为联合国的秘书长期间高明和果断地完成了伟大的无私的工作将特别受到人们的纪念。当联合国组织成立，而正在摸索它应具有什么形式和工作方法的时候，秘书长的职位由这样一位杰出的和有力的人物来担任，这对联合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北欧国家来说尤其是这样。赖伊先生对联合国和对和平事业的贡献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30. 现在回头看看提到安理会面前的一些控诉。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安理会又一次由于中东冲突所引起的暴力事件开会。我们已经多次开会，遗憾的是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对这些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感到遗憾，不仅是因为这些事件所造成的毫无意义的人类痛苦和物质损失，而且也因为这种暴力行动有害于中东和平的前途，也有损于秘书长特别代表为达到那个目的所做的努力。

31. 丹麦政府谴责以色列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对贝鲁特国际机场所进行的袭击。这一行动使许多无辜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胁。这一行动具有特别可悲的性质，因为它把冲突的地区扩大到黎巴嫩，而黎巴嫩是

主张温和克制的。以色列如果向联合国迅速提出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雅典对以色列民航机的罪恶恐怖事件，而不是对一个国际机场犯下这一规模极为突出的严重事件，这才是明智的，得当的。

32. 我国就要离开安理会了，所以我趁此机会表示一下我们的希望：但愿暴力的恶性循环最终会被打破，所有的有关方面不久会认识到恢复中东的和平和安全的头等重要重要性。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已指出了道路。我们真诚地希望明年有关双方都能认识到与雅林先生的合作，执行安理会委任给他的任务，这才是该地区和平的最大希望，对中东各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最有利。

33.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在评论摆在我们面前的议程上的问题之前，我也愿意简单提一下你和秘书长已提到过的赖伊先生逝世的不幸消息。我个人在早期的时候曾有幸认识他，并与他共事。我愿引用另一位更了解赖伊先生的加拿大人的话，他就是我们的前总理 L.B. 皮尔逊先生，他是本组织的开创人之一，他在今天说：

“他是一位正直、勇敢的人，完全献身于联合国的理想。做为首任秘书长，他对这个世界组织的成长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他将永远受人怀念，因为他为了国际和平和进步的工作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34. 加拿大代表丝毫不能宽恕那些尤其是当安理会正在努力设法在中东促成和解的时候破坏安理会建立的停火精神和意图的暴力活动。经验一再证明，在该地区的和平已充满危险的形势下，报复行动只能导致暴力的进一步升级。

35. 根据我们手头已有的情报，很清楚，安理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对以色列突击队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贝鲁特机场所采取的行动表示强烈的反对。这个可悲行动是难以被接受的，它是对诸如上周在雅典机场对以色列民航机进行恐怖袭击的那种其他不幸事件的一种回答方式；它只能是安理会严厉谴责的对象。

36. 以色列袭击贝鲁特民航机场是前所未有的，它与以色列受到的任何挑衅也是不相称的。自从去年六月战争以来，在群情激昂和发生意外事件的危险很

大的时候，黎巴嫩政府一直竭力保持一种平静的气氛。此外，正如雅典事件一样，以色列的袭击起了使冲突地区进一步扩大的令人不安的效果。

37. 很明显，以色列的袭击有使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和引起暴力事件的严重危险。所有维护使用民航班机从一地到另一地安全旅行权利的国家必然深为关注此类报复行为。

38. 加拿大代表不止一次地说过，通向中东和平的道路绝不能用战争武器来修筑。在这个地区的所有暴力行为只能证明这一点。十分明显，目前在安理会审议下的暴力行为，是双方对本来就充满危险的不稳定局势感到失望、愤慨，的确也是痛苦的反映。

39. 这次也许是我国代表团在一九六八年即将过去之前的最后一次就中东问题的发言了。跟丹麦一样，加拿大将离开安理会。为此我借此机会极其真诚地呼吁有关各方作出新的坚定的努力来打破目前正有升级危险的暴力行动的恶性循环，并在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的原则和规定的基础上，争取获得一次解决办法，支持雅林大使为此目的正在从事的工作。我也要提醒一下，求得解决办法的责任必然主要是取决于有关各方自己的努力。

40. 目前的事态，正如摆在安理会前的文件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是恐怖、暴力和毁坏，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而只会使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只会使我们更难于获得合理地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不是打开新的伤口的时候，而应该帮助治好已有的创伤。要中东得到和平，就长期来说，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外交手段而不是用战争的方式。

41.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愿以我国政府的名义与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一道向秘书长赖伊致敬。即使我们中间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也充分意识到，他是怀着高尚动机、忠心耿耿地执行他的任务的。我们都知道在公共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肩负着象联合国秘书长那样的重任；没有任何一个人担负着如此重要的职责，但其权力却又如此有限。我们尤其钦佩他作为国际合作方面的领袖所作出的贡献。我代表我国政府向他的家庭，他的政府和他的人民哀悼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42. 很遗憾昨晚我没有出席会议，但我愿借此机会再次强调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所阐述过的观点。毫无疑问，我国政府强烈谴责对贝鲁特机场的袭击。毫无疑问，我们也将继续强调我们对一切破坏现存停火协定的行动和其他的暴力行动表示遗憾，我们觉得发生在贝鲁特的袭击行动尤其应该受到谴责。

43. 此外，我一点也不感到抱歉，每次我们到安理会来讨论中东危机，就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解决问题这个需要上去。由于中东的暴力事件的规模和频繁，我们必须离开暴力问题，而重新再来考虑我们如何才能求得一项比任何时候都急需的政治解决办法。

44. 我曾多次在安理会讲过，有一个因素使中东的争端有别于世界上几乎其他所有的争端。这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难题的解答，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争端的解决办法。没有解决的问题不是能否找到解决办法，而是这种解决办法是合理地、和平地实现呢，还是非得经历了可怕的痛苦和流血以后才能实现。

45. 我们认为我们不能接受和宽容用征服的办法来获取领土。如果我们接受和宽容了这一行为，我们势必会给予任何未来的侵略者以事先的许可。安理会决不能这么做。

46. 我们知道以色列有生存的权利：它有权在得到确认的安全疆界内生存下去。我们同样完全不能接受那种要以色列长期受到暴力、威胁和骚扰的提法。安理会决不能接受和宽容采取暴力颠覆的作法，这跟明目张胆的发动进攻一样是侵略。

47. 因此我们在安理会上曾提出撤军和安全的两项原则。我相信我们坚持这两项原则。我们不能接受低于这两项原则的东西或任何其他东西。

48. 我们也提出了其他的目的，其中我总是把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放在首位。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需要。我们不应回避这个责任，不应让它被无情地搁置起来，也不该让它被残忍地扔在一边。我们更不该允许把难民问题当成政治棋局里的小卒。现在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49. 其他的目的已经意见一致地宣布和接受了，

其中包括一切船只毫无例外享有在国际水道自由通航的权利。

50. 这些原则和目的已得到了苏联、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实际上世界上各大陆、各种族的代表们赞同和一再的支持。为什么这些得到赞同的原则不能付诸实施？为什么这些得到同意的解决问题的目的不能达到？为什么我们必须眼看着毫无意义的流血和毫无益处的破坏？是什么在阻碍着和平？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双方的猜疑，忌恨和恐惧，使它们不愿来解决问题，而双方又都迫切需要问题得以解决，我相信双方也真诚地渴望问题得到解决。

51. 那么如何消除猜疑，忌恨和恐惧以便为和平扫清障碍呢？我说的话可能被这一方或那一方——也许是双方所不能接受，那没有关系。我们都有权利和责任说出我们相信是应该说的话。

52. 我要说，消除猜疑不能靠暴力；我要说，消除忌恨不能靠破坏；我要说，消除恐惧不能靠残杀。谁要是相信和平可以靠威胁来取得，安全可以用破坏来保证，那肯定在犯一个最可怕的错误。这一座仇恨的围墙带来不了和平，而只会招惹越来越大的暴力。

53. 但我们听到了痛苦的呼声：“我们有什么别的办法？我们有什么别的道路？”我说，回到我在安理会上屡次讲过的话。这里没有死胡同。除了暴力就别无其他道路可走的讲法是不对的。别的道路——通往希望与和平的道路，又是哪一条呢？首先要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真正准备去贯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决议。其次立即让新的难民返回家园，立即通过雅林大使开始进行谈判，结束原有难民的长期悲剧。

54. “政治上的宽宏大量经常是最真实的智慧”。宽宏大量是个乌托邦式的目标吗？我所想说的是，比起那种认为要靠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报复行为来实现和平的错误观念，它要来得现实得多。

55. 公开宣布获得永久和平的条件吧。人们将发现，这些条件载在记录上已有一年多了。这就是安理会一致赞成的原则和宗旨。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了，持久的和平将得到尊重。双方公开地阐述和确认这一点吧！

56. 那么安理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尤其是常任理事国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很早就同意了那些原则和宗旨。我们曾分别地屡次地督促各方接受和执行这些原则和宗旨。但我们开始担心如果让他们自己去，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将永远不会自愿来到一起。即使在雅林大使的帮助和鼓励下，他们也可能继续坚持各自立场，绝望地求助于逐步升级的暴力。

57. 尤其我们中间那些在这个问题上有特殊利益和负有特殊责任的人，肯定不能再满足于让国际社会公开宣布的宗旨受到愚弄和阻挠。无疑地，我们必须拒绝允许暴力的恶性循环引导到更大的灾难。无疑地我们必须要坚持各方不能对决议仅仅表示口头上的支持。无疑地，我们必须要求结束暴力以便使得持久和平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无疑地，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达到这些目的；无疑地，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

58. **张先生(中国)**：主席先生，这是我本月第一次有机会发言，首先让我向你表示我的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为时已晚的祝贺。你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的忠诚，你对安理会传统的忠诚，以及你一贯的谦虚和公平博得了你的同事对你的尊敬和钦佩。我也希望向你的前任丹麦的博尔奇大使表达我的代表团对他的尊敬。这一尊敬对他受之无愧的。

59. 即将结束的一九六八年中东本来是可以用来缩小以色列-阿拉伯分歧的范围和缓和分歧的紧张程度的，本来是可以用来缩小两个民族的心理上的鸿沟的，尤其是可以用来创造有利的气候，导致那一地区取得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

60. 不幸，情况并非如此。有关各方越来越有依赖武力来达到他们自认的最终目的的倾向。近几个月来武装冲突几乎每天发生，如果这一事态发展趋势不得以及时扭转，很难说什么样的悲剧会降临于中东地区。

61. 目前安理会正在处理以色列部队乘直升飞机到贝鲁特机场着陆炸毁炸坏十二架左右民航飞机这一事件。大量的飞行设施和装置受到破坏。昨天黎巴嫩代表团向我们全面介绍了这一不幸事件。

62. 安理会被告知：以色列的这一军事行动是报复性的，是阿拉伯突击队员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雅典袭击

以色列飞机以及在这以前劫持以色列一架喷气式民航机挑起的。在我的代表团看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国际航运中心采取大规模的毁灭性行动也是没有理由的。没有事实可说明黎巴嫩政府对在雅典发生的事件以及劫持以色列民航机事件负有什么责任。对一个迄今对以色列保持温和克制态度的国家给予毫无理由的打击，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关切。

63. 我的代表团多次在安理会表示强烈反对报复的理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政府即使受到了极端的挑衅，也不能任意进行武力报复。单方面使用武力必须看成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的，必须受到安理会的谴责。

64. 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总是依赖优越的军事力量把自己的和平解决的条件强加于人。的确，从长期来说，不是靠武力而是双方长期的和解。如果要从中东这二十年的历史中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战争和暴力不是解决那个地区的问题的办法。战争的胜利不会给胜利者带来安全，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不安全。而失败会在失败者心中产生更加不平的情绪，使他更加不服了。

65. 在目前这个事件中，安理会的职责是清楚的。我的代表团愿支持安理会为在中东维持和平和停火而采取的及时有效和公正的行动。

66.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向我和我的前任作为安理会主席所说的善意和慷慨的话。

67.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联合国首任秘书长赖伊先生的逝世使我国代表团深感悲哀。他在这个世界组织创建的年代极其忠心耿耿地为它服务。我以我国政府的名义表示我们对他的悼念。

68. 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在你作为主席的安理会上发言，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你的衷心的祝贺。在这个时候安理会因有你这样一位杰出的、有才能的埃塞俄比亚代表的领导和指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遭受过侵略并目睹它的最后失败，在有历史性的时刻警告过全世界宽恕侵略的错误，也看到了正义最后得到了伸张。你的公平无私的品德，你对联合国的忠诚，你那一贯的谦虚和你的丰富经验，是众所周知的，用不着我再来赞扬你了。

69. 我也必须借此机会向丹麦大使博尔奇表示我国代表团深为感谢他在上个月主持我们辩论时表现的熟练和智慧。

70. 今年，一九六八年，安理会曾多次开会讨论由于以色列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和破坏行为所一再造成的形势。最近的一次这样行为，是由以色列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贝鲁特的国际民用航空机场采取的，它只不过是破坏世界上那个不幸地区和平的一系列事件的高峰而已。

71. 我们知道，有时安理会谴责了以色列的行动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对停火协定的公然破坏。但我们也知道，在另一些时候，安理会不幸的却无所作为了。无论是发出谴责还是选择保持沉默，安理会至今为止看到的是以色列按其自身的规律在行事。

72.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在安理会的理事国中间似乎已没有什么疑问，认为安理会的权威必须加以维护，安理会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今天辩论中在我前面发言的我的同事们已经阐明了几点。它们是：

73. 第一，以色列对贝鲁特机场的袭击，极其严重地侵犯了黎巴嫩的主权，危害了国际民用航空，需要安理会用极其明白的言词对它进行谴责。如果要使这一谴责有意义有作用的话，那它就必须比包含在安理会以往决议里的谴责更加强烈。

74. 第二，十二月二十六日发生在雅典的某一事件，曾被以色列用来作为自己最近这次侵略行为的借口。但是正如苏联代表马立克大使所很好地指出的那样，这个事件和这次辩论不仅没有关系而且也超出了安理会职责的范围。

75. 第三，安理会目前正面临中东局势的日益恶化。以色列的战争行为不断发生和扩大，以及把黎巴嫩这个以全力追求和平而著称的毫无防卫的国家卷入到冲突中来，这些都是具有最严重后果的问题。他们揭穿了以色列编造的自己是在寡不敌众的条件下保卫生存的小国的谎言。实际情况正好与此相反。

76. 这一情况必须正视，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安理会必须正告以色列停止对邻国进行掠夺行为。因为如果安理会面对着这一形势要维护它的权

威——它是必须要这么做的——的话，那么就需要以色列承担赔偿它给黎巴嫩带来的损失的责任。此外，安理会必须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安理会的要求。

77. 研究了在这次辩论中我的同事们的发言，我认为上述各点用不着进一步说明了。正如美国代表在昨晚的发言中指出的：

“以色列政府现在总该明白了，袭击贝鲁特国际机场使正处在危急状态的中东形势掺进了新的危险。这个破坏性行动扩大了报复范围，把暴力的恶性循环扩大到至今一直努力要远离这种措施的地区和人民。以色列政府肯定正对这一傲慢的行为给予冷静的三思。”〔第一四六〇次会议，第75段。〕

78. 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考虑到这一切后将作出一项一致同意的决议，充分满足目前形势的需要。但是当我们集中精力研究对目前的具体事件采取必要措施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中东的整个形势。安理会在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中为一项政治解决办法定下了一个轮廓并指派雅林大使与有关国家建立和保持联系，以便促进意见的一致，配合为争取一项和平的公平的解决办法而作出努力。正当雅林大使坚持不懈地作出值得赞扬的努力时，以色列却不断采取行动，似乎雅林大使的使命根本就不存在，似乎雅林大使的使命要取得收获的话，根本不需要以色列克制。以色列一再表示了它可以毫无忌惮地对邻国任意进行破坏活动。炮轰约旦的城镇，大规模袭击对这个王国的生存有重大关系的地区，蔑视安理会关于不准许在耶路撒冷举行武装游行的命令，策划吞并圣城的阴谋，深入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领土袭击民用设备，乃至对贝鲁特机场采取的海盗行为，所有这一切行为除了表明这是一项有计划的依赖不加区别、不讲分寸地使用武力的政策，又能说明什么呢？

79. 阿拉伯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领土长期被侵占所感到的愤怒，因以色列政策的每一行动和每一宣告而不断加深。谁能想象，如果这种愤怒感情不减弱，由此而自然导致的爆炸性因素不消除，和平解决的机会能增加呢？雅林大使的使命要有取得成功的希望，安理会要能扭转走向另一场战争的趋势，首先就

必须对以色列的轻举妄动的方针加以一定的制约，而使局势有所平衡。

80. 我国代表团相信，只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在中东取得和平协调他们的努力，这种局势的平衡才能实现。昨晚美国代表团的发言给予我们极其深刻的印象。我请他原谅我第二次引用他发言中的话：“安理会——的确，也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有责任帮助打破中东这一暴力的格局”〔同上，第76段〕。

81. 很清楚，特别是安理会四个常任理事国负有这样的责任。只有他们的协调努力才能为贯彻执行安理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创造必要的条件。没有他们的首创行动，贯彻决议的前景将只会更加暗淡。除此，按照我们的看法，我以前也讲过，需要对迄今所执行的政策给予重新的审定。这种重新审定将会是建设性的，因为它至少表明已经认识到阿拉伯各国人民因遭受到历史性的不正义而感到的凌辱。

82. **主席：**我愿意回敬我的杰出的同事和朋友夏希大使对我和我的前任作为安理会主席所表达的友好情谊。

83. **洛佩斯先生（巴拉圭）：**在我就议程中的问题发言之前，我谨向你，先生，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荣誉和责任，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我们了解你，也了解你的杰出的品质，无论我们或者你都不需要我现在再说什么称赞的话了。

84. 我还愿向你的前任，安理会十一月份主席，丹麦的博尔奇大使表示敬意。他同样具有杰出的品质。

85. 自从我国代表团来到安理会的这一年里，在许多次讨论中东形势的会上，我们多次有机会对每次破坏一九六七年安理会的停火命令的行径发表意见。我们一贯谴责这种行径，无论它的来源或特点是什么。我们也抱着同样坚定不移的态度，毫不犹豫地坚决谴责在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上进行的预谋的军事行动，虽然有人竭力把这种行动辩解为报复行动。

86. 以色列空军部队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晩对贝鲁特机场进行的前所未有的袭击就属此类。

87.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自认有权采取报复的这个原则是不容接受的话，那么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具体事件中，对黎巴嫩——用联合国术语来说，它是一个“温和的”国家——采取这种行动以及机场遭到的破坏，使这个军事行动更加应该受到谴责。

88. 近东总的形势是严重而紧张的。为此我们个人和集体应该为在整个那一地区获得公平和永久的和平而努力。我这里指的是一致通过的安理会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和赋予雅林大使的和平使命。他的才智，能力和耐心是众所周知的。但诸如十二月二十八日发生的那种严重事件的确使前景变得暗淡了。

89. 在目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愿意和安理会其他代表团一道寻找办法，以便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决议，不仅能反映安理会全体理事国而且也反映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我们确信他们感到的深切关注和焦虑，以防止再次发生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那种事件。

90. 以上就是我国代表团想作的初步的、一般的发言。我们保留我们认为适当的时候再就这个问题发言的权利。

91. 在结束我这个简单的发言之前，我愿就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的逝世说几句话。主席先生，我们发现你在今天会议开始时的发言反映了我国代表团的感情。允许我仅仅补充一点，我国代表团成员向赖伊先生默哀致敬。

92. **主席：**我再次为我自己和我的前任，向我们的朋友和同事索拉诺·洛佩斯大使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他对我们俩个所说的友好的话。

93. 我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人是以色列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94.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愿与你，秘书长，以及安理会理事国一道对伟大的、永远受到纪念的首任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的逝世表示惋惜和哀悼。我谨代表以色列政府向他的家庭，向挪威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赖伊先生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无限忠诚以及他为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所作的不懈努力。

95. 十二月二十六日十时三十四分 以色列 航空

公司的一架从特拉维夫前往纽约的客运班机正准备从雅典机场起飞,所有乘客都已就座,机舱门已关好,发动机也启动了。就在这个时候对这架飞机,飞机上的乘客以及机组人员发动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武装袭击。

96. 两名阿拉伯袭击者用轻机枪对着驾驶舱和客座机舱扫射,投掷手榴弹和燃烧弹。这次袭击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炸毁飞机,杀害飞机上的所有人。机上乘客和机务人员一共有五十名。到袭击者被捕时,已有一位乘客遇害,一名女服务员受伤,飞机的发动机被毁。希腊救火人员试图靠近这架飞机时,袭击者对他们也开了枪。

97. 遇害的以色列乘客是位工程师,他代表联合国前往阿根廷,他头部和胸部中弹身亡。

98. 机场警察指挥官巴特罗克勒斯·尼科斯上校指出:“毫无疑问,袭击者的目的就是要杀人。他们首先向发动机开火,然后对着机窗扫射”。

99. 一位希腊官员对报界宣布说:“雅典机场很可能早就大火升天了。”他又说:“在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旁边有一架奥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彗星式飞机正在加油。单单那架以色列飞机上就载有三十吨汽油。几米外还有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式飞机和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一架三叉戟飞机。我告诉你们,当时现场差不多有三百吨易燃油料,足够把我们炸得稀巴烂了。”

100. 这次袭击嗜血成性、惨无人道、不顾所包含的灾难危险,无视国际利益和权利,是阿拉伯人破坏停火协定继续对以色列进行战争的过程中最卑鄙的暴力行动。

101. 十二月二十八日的锡兰每日新闻称这次袭击是“胆小鬼的残酷疯狂行径”。十二月二十八日斯德哥尔摩每日新闻报指出,“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行动”。十二月二十七日雅典新闻晚报说,“这个罪恶的行动……杀害一名乘客……,妄图炸毁飞机——幸好不能得逞——这一切都是疯狂的表现,任何自由人士都不能允许这样事件的发生并对它予以谴责”。十二月二十七日塞浦路斯自由报说,“这次袭击应该受到毫无保留的谴责”。

102. 十二月二十八日阿比让的博爱报指出,“这

次行动如同今年七月二十三日在阿尔及尔发生于同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事件一样,将被作为匪徒行为遭到全世界的谴责。这是一桩犯罪的行为”。

103. 十二月二十九日加纳阿克拉主要报纸每日写真报指出:

“这次对手无寸铁的民航机乘客的袭击,无论乘客是什么国籍,应该受到谴责,不仅因为它的野蛮,而且因为发生于一个与中东危机毫不相关的国家的领土上。阿拉伯游击队员通过这次袭击表明他们决心把战争扩展到任何一个和以色列有来往的国家中去。我们认为,任何海盗行为,不论是在海上或是在空中,也不论其动机如何,都应该以极大的蔑视和愤慨来视之。”

104. 十二月二十九日安卡拉出版的土耳其报纸写真报也警告阿拉伯的恐怖战争可能带来深远后果。它写道:

“这次阿拉伯恐怖分子对以色列采取的反面行动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当无辜的老百姓正忙于自己的事时,向耶路撒冷的人群投掷手榴弹,杀害站在家门口台阶上的孩子们,杀害去看电影的人,这不是突击队干的事,而是胆小鬼的恐怖活动。纳赛尔鼓动下的恐怖分子破坏国际法则,不顾后果地野蛮地威胁航空自由和安全。这些纳赛尔鼓动下的突击队应该被带到联合国,联合国应该断然制止威胁安全和干扰世界各国人民间自由交通的行径。这个问题不是仅仅关系到以色列与阿拉伯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涉及到文明世界利益的问题。”

105. 各大陆,世界各地,都为此而感到震惊,为此而感到愤慨。这次袭击不仅指向以色列和它的公民,而且威胁着国际航空的安全,使无辜的旅客——不管他们的国籍——遭致危险。这种行动已不是第一次了。今年六月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空中被一个阿拉伯突击队员劫持后在阿尔及尔迫降。疯狂的海盗行径使那些无处求助的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性命受到威胁。武装袭击雅典机场的罪恶和残忍也不是完全前所未见的。

106. 企图炸毁一架满载乘客及其机组人员的飞

机，威胁一个中立国家机场上的其他许多人的性命，其性质同向汽车站的人群投手榴弹，在市场上制造爆炸事件，在校园里放置钮扣状地雷，在旅游车下面布放地雷一样。

107. 阿拉伯各国在一九六七年五、六月间发动的侵略战争失败后，现在妄图向儿童和妇女发动战争来表明他们的勇气。一九六七年他们公开宣布要摧毁以色列、消灭以色列人民的计划被挫败后，一九六八年他们又转而要杀害无辜的无援的人民，用恐怖和破坏的方法，耗损以色列元气。在雅典机场偷偷地、无情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的袭击，卑鄙到了新的极点。很清楚，对此不能没有反应。很清楚，对国际民用航空进行袭击已成为模式。很清楚，针对这种给国际生活带来灾难和混乱的威胁必须采取行动。

108. 这一行动又来自何方呢？整个世界虽然感到震惊，但无能为力，各国政府都奇怪地保持沉默。以色列人民又一次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记得在以往的年代，联合国无力维护他们的权利，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他们记得安理会竟没有能够谴责对以色列人民的杀害，对以色列领土的侵犯。他们记得在一九四八年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打退了七个蔑视联合国的阿拉伯国家对他们的侵略；在阿拉伯军队残杀以色列人民、毁坏以色列城乡的时候，全世界沉默地站在一旁。他们记得，在以色列船只被禁止通航苏伊士运河的二十年里，全世界无所行动；在以色列通过蒂朗的生命线被切断时，各国毫无办法。以色列懂得，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捍卫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公民，防止空中生命线被扼杀。以色列懂得，象过去好多次一样，它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和人民。

109. 以色列作出了决定，采取了行动。可是它的行动和阿拉伯侵略者的行动两者又有多么大的区别啊！

110. 据袭击雅典的那架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的人招认，他们是来自黎巴嫩的黎巴嫩人。其中一个生于黎巴嫩，另一个是居住在黎巴嫩的黎巴嫩国民。两人都住在黎波利，都是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成员。该组织就是声称今年六月对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采取海盗行动的那个恐怖组织，其总部设在贝鲁特市中心

的自由周报大楼里。值得注意的是法塔赫恐怖组织的办事处就设在通往贝鲁特机场路上的塔里克里。法塔赫的训练基地设在机场的东边，招募办事处设在贝鲁特市内的艾因格迪达。

111. 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总部在黎巴嫩当局许可下在贝鲁特活动，它是第一个宣布执行了对雅典机场袭击的。它的宣言通过黎巴嫩政府电台播送，被阿拉伯其他国家首都新闻单位收听到以后又幸灾乐祸地加以重播。这些恐怖组织的活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他们发表声明，出版通告，公开招兵买马。他们在黎波利、西顿、提尔都有营地，在那儿成百的人受到了军事训练。

112. 两个从事破坏活动的基地设在西顿附近的艾因希尔瓦难民营里。穆赫塔尔·尤索夫·阿卜杜拉的住宅被用来作为这些基地的总部。

113. 被以色列防御部队俘虏的袭击者哈利尔·穆罕默德·穆萨·萨德·亚丁招认，他在贝鲁特经一个名叫塔哈·哈默德的人招募，在贝鲁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附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办事处登记。办事处的头子就是臭名昭著的沙菲克·胡特。他补充说，在办事处，当时还有其余三十名来自黎巴嫩的应募者。其中二十六名被送到驻在约旦的伊拉克派遣军受训。另外四名送到了伊拉克一个军官学校学习，这四名是证人本人以及苏海尔·哈马姆，贝鲁特人福阿德·阿布·德拉姆，和艾因希尔瓦人阿卜德·艾尼。

114. 这几个月来，袭击者有大量集结，尤其是在黎-以停火线附近。从一九六八年的八月到十二月，发生于该地区的袭击事件共二十二起。我已在给安理会主席的一些信件中将此事告诉了他。根据以色列得到的情报，目前有成百名袭击者集结在黎巴嫩停火线地区。很清楚黎巴嫩当局是了解这一事实的，并指派了联络员到突击队去。

115. 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财政部门公开在黎巴嫩进行募捐活动。发的收据上有它的印章。他们在黎巴嫩当局完全知情下活动于整个黎巴嫩。

116. 该阵线领导人乔治·哈巴什过去是法西斯分子鼓动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党的工作人员，这么一个罪恶的过去使他闻名于中东。他和他的副手，作战

部长艾哈默德·阿米尼享有黎巴嫩警方提供给他们的特殊的安全保护和豁免特权。该阵线政治发言人马罗夫·萨阿德是黎巴嫩议会里代表西顿市的议员。该阵线的广泛宣传的活动在黎巴嫩议会上曾特别辩论过。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一位知名的政界人物雷蒙·埃第不得不承认黎巴嫩给予了恐怖分子在其境内自由行动的权利。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另一个主要的政治人物卡马尔·琼布拉特号召黎巴嫩公众尽自己一切力量来帮助恐怖运动，并鼓吹“黎巴嫩当局和恐怖武装团体积极合作”。

117. 无疑该阵线活动的迅速发展是和黎巴嫩当局的鼓励和共谋分不开的。

118. 黎巴嫩政府在许多场合曾被提醒注意恐怖组织在它境内的活动。但黎巴嫩当局不仅继续默许这些活动而且公开同这些活动站在一起。雅菲总理多次声明他的政府支持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就在今天早晨，他还又一次说：“敢死队的活动是合法的 和 神圣的”。根据上述事实，黎巴嫩代表居然来到安理会声称自己是一无所知，是清白无辜的，这是不可想象的。众所周知，黎巴嫩政府所协助的恐怖组织一贯声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以色列这个国家，消灭以色列人民。即使在这里安理会中，我们也未曾听到有片言只字表明黎巴嫩政府和对以色列进行的破坏停火的恐怖战争之间没有关系。

119. 今天联合王国代表在他的声明中指出：是联合国自己确定了那些协助或容忍在自己的国土上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恐怖活动、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构成侵略的活动的责任。肯定地说，这一条适用于黎巴嫩，根据安理会确定的停火，它有义务防止对以色列进行任何种类的军事活动。

120. 不象那种在黎巴嫩国土上组织并发动的企图在外国摧毁一架以色列飞机和杀害飞机上的五十名乘客的袭击，以色列决定不在一个中立国家的机场采取行动，而是直指阿拉伯袭击策源地贝鲁特和贝鲁特机场。与黎巴嫩的袭击不同，以色列决定不杀人，而是针对无生命的目标。黎巴嫩的袭击嗜血成性，而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避免造成生命的损害。在雅典机场他们预谋要把战争扩展到新的地区，

使战争扩大，把国际社会卷进战争中去，而以色列的行动从范围到目的都是有限制性的。两个行动之间的确存在着区别。一个是要杀人而发动的侵略，另一个是在经历了长期的克制才采取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以让人知道侵略者是达不到目的的。一个是惨无人道，另一个即使是在战争之中也要维护人道。

121. 在安理会有人认为，以色列的行动同恐怖袭击是不相称的。那么什么时候以色列的行动才与这种袭击相称呢？难道要等到雅典的那架飞机的袭击者炸毁了飞机，杀死了飞机上的五十个人，或者是要等到他们炸毁了机场上其他飞机和机场设置，这样才使以色列的行动相称吗？难道我们就应该等到阿拉伯战术给我们带来了那样的灾难吗？难道我们就应该等到来自黎巴嫩的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造成了更多的伤亡和更大的破坏吗？难道我们是在这里记录杀人的成败得分吗，还是要努力制止敌人？衡量一个行动和另一个行动是否相称是建立在这些行动所造成的损失给人们的印象，还是建立在这些行动危险性的大小，其目的以及其背景和动机上呢？

122. 听到有几个支持阿拉伯在中东侵略的人的建议，要以色列赔偿在贝鲁特机场上被损的飞机，真是令人奇怪。那么，谁来赔偿以色列生命的损失呢？在贝鲁特被损坏的那些金属、电线和装饰难道比一个奉联合国的使命的以色列工程师在雅典被杀死的性命值钱吗？谁能来定这个标准？难道阿拉伯航空公司老板的股票比人的性命重要吗？谁来向以色列赔偿在目前停火过程中被害的以色列人呢？谁来赔偿边疆上的村庄由于不断遭受炮击而遭受的损失呢？谁来赔偿那些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就被拘在阿拉伯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呢？谁来赔偿近百万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以色列难民的财产呢？又有谁来赔偿二十年来阿拉伯对以色列领土和人民进行的战争呢？

12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六百万犹太人被纳粹消灭的时候，德国人提出了一项建议：以数千名犹太人的性命交换盟国同样数目的卡车。但是后者认为卡车要比犹太人的性命值钱，于是以人换车的建议被拒绝了。犹太人被杀害了。在这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在纳粹暴政被击败后四分之一世纪的今天，难道我们还要听到一堆飞机碎片要比犹太人的鲜血还值

钱的说法吗？阿拉伯侵略者和他们的支持者显然是什么卑鄙的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的恶毒心肠犹太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124. 有一件事也许不是出于偶然，或者说甚至是具有象征性的：对形势的最透彻的分析是由一位名叫温斯顿·丘吉尔的人作出的。这个年青的温斯顿·丘吉尔，他在十二月三十日在伦敦新闻晚报上写道：

“一方面是一个蓄意的预谋，要在一架载着五十一个人的以色列民航机在跑道上滑行准备起飞时炸毁它。而另一方面，是一次造成十三架空飞机被毁的袭击，这次袭击计划周密，执行审慎，为了要避免造成生命的损失或伤害平民。的确令人奇怪的是，以色列这个有意要避免造成生命损失（看来在这方面它取得了成功）的行动竟会比那个蓄意企图把一架民航机连同机上全部乘客都加以毁灭的行动遭到英国，法国和美国政府更多的谴责。肯定地说，即使在当今这个物质至上的社会里，人的生命，即使是一个人的生命，也要比几架飞机更有价值。就以以色列人而论，他们对贝鲁特机场的袭击倒不是什么针锋相对的报复问题，而是为了保证它们空中航道的畅通。”

最后丘吉尔先生讲道：

“以色列人并不以这次报复为荣。他们说，他们愿意委曲求全，如果这样就可以取得有良好基础的和平。可是他们显然认为这样做不行。”

125. 那些躲避真理，害怕真理的人企图封住真理的声音。昨天当有些代表团试图阻挠把以色列对黎巴嫩违反停火的控诉列入议程时，他们就是企图这么做的。当安理会要对目前辩论作出结论时，他们还会企图这么做。可是真理是封锁不住的，无论是通过演说还是通过决议。真理是有目共睹的，是无情的。

126. 经过十九年对以色列进行的毫不放松的战争，阿拉伯国家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又发动了一次侵略战役，要把以色列国家和以色列人民从地图上抹掉。这一计划失败了，他们就无视停火协定，着手用恐怖和破坏活动继续进行战争。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这绝不是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的一个发展。阿拉伯国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早就采用过这种手段多年了。

确实，这是阿拉伯对以色列进行战争的方法，而阿拉伯军队却避免和以色列军队正面交锋。这就是以色列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所面临的形势。二十年来阿拉伯恐怖战术没有停顿过。二十年来以色列也没有中断过自卫的反措施。避免这一连锁反应只有一个办法：结束阿拉伯战术。如果没有来自黎巴嫩的黎巴嫩人潜入雅典进行野蛮的袭击，也就不会有贝鲁特机场上以色列所采取的行动。如果不是因为阿拉伯各国政府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继续执行战争政策，也就不会发生雅典的袭击事件。黎巴嫩政府十分清楚以色列对它的态度，这就是“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没有来自黎巴嫩对以色列的袭击，也就没有以色列的反措施。只要黎巴嫩的领土被用来作为向以色列采取侵略行动的基地，只要黎巴嫩当局窝藏恐怖组织，允许他们自由地对以色列领土和以色列公民采取行动，以色列除了采取自卫行动外是别无其他选择的。

127. 以色列渴望以—黎停火线象以色列的其他停火线一样是平静的。只要黎巴嫩政府遵守停火协定，制止活动在它的国土上的恐怖组织采取违反停火协定的暴力行动，就会有平静。过去二十年中，这种侵略行动给那个地区的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黎巴嫩没有理由偏要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却不愿同以色列一道为争取和平而努力。

128. 我三个小时前刚从以色列回来。我看到了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决心沿着和平的道路，结束这场从一九四八年以来折磨着中东的战争。但我也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民族；如果对它继续进行战争的话，它就一定竭尽全力保卫自己。对这个民族来讲，这场战争是怎么进行的，或者这场战争是怎么定界的，都是不重要的，无论是受到正规军的大炮，还是受到非正规军的火箭炮的进攻，以色列人民将为保卫自己而战。无论是阿拉伯军队，还是由阿拉伯政府支持，旨在要摧毁以色列的恐怖战术组织使以色列人民遭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们也决不会屈服。他们将尽一切能力，用一切办法进行回击，因为在与生存作斗争时，生存的权利是高于一切的。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民族，长期以来它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挠它要实现和平的生活，就象所有别的国家那样真正和平地生活的目标。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民族，它不会同

意对一切人都有效的法律对他却不适用。如果联合国认为那些允许恐怖分子从其领土发动对另一个国家袭击的政府应该对侵略行为承担责任的话，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不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联合国会员国，尤其是安理会理事国认为他们有权对恐怖分子进行侵略和破坏活动的基地采取军事行动，无论这些基地建立在什么地方，那就不能期望以色列不这么去做。

129. 决不能对以色列规定一条法律，而对阿拉伯国家又规定另外一条法律。不能有这样的权利，它们对联合国会员国来讲是不可让与的，但同样这些权利在以色列身上要打问号。

130. 毫无疑问，这些年来就是这种情况使阿拉伯寸步不让，执迷不悟。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助长了阿拉伯继续侵略。毫无疑问，在安理会里，这种情况助长了阿拉伯的恐怖战术。如果和平事业要得到巩固和发展，这种情况就不能再继续下去。

131. 中东冲突的各方，象联合国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中呼吁的那样，达成一次公正的、持久的和平协定，现在是时候了。在说明各自对决议的态度时玩弄词句是不够的。只有当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意见取得了一致，才能实现和平。若战争不断，而阿拉伯国家又不愿承担责任，那就不会有和平。战争必须结束，阿拉伯国家能够而且应该结束战争。安理会一定要呼吁他们这么做。不作出这样的呼吁只能助长了对停火的继续破坏。如果要取得和平，就必须维持停火。没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以色列希望那个地区的各个政府现在都会认识到，遵守停火协定，防止发生任何破坏停火协定的行动是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全部精力全用到争取公正、持久的和平上去。

132.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昨天苏联代表团保留了在仔细研究所有的文件以及黎巴嫩代表的发言中列举的事实后再在今天发言的权利。

133. 这些文件，黎巴嫩代表昨天的发言以及黎巴嫩代表团团长今天的发言都不容怀疑地表明以色列犯下了新的侵略罪行。

134. 以色列代表在今天的会议上又重复了昨天

已经说过的话，即使用人为的戏剧化形式出现，但是并没有拿出什么新鲜货色。

135. 全世界都强烈谴责以色列这次对一个阿拉伯国家进行的新的侵略。我深信，如果黎巴嫩代表也象以色列代表经常做的那样在今天会议上引用世界新闻界的话来开始他的发言，那么他要一一读完所有对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滔天罪行的愤怒评论，安理会一次会议是不够的。

136. 昨天和今天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表明，安理会所有理事国都认为以色列的侵略必须受到强烈谴责，安理会必须作出决定以防止以色列进行新侵略性的匪徒行动。

137. 以色列军队最近几个月来，先是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继而对约旦，如今又对黎巴嫩所进行的武装挑衅，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构成了以色列对阿拉伯邻国的侵略政策的新阶段；它们反映出以色列政府要扩大以色列在近东的侵略行为范围的方针。昨今两天在安理会上发言的理事国代表是认识到这种实质的，其中包括那些以前曾经企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为以色列行动辩解的人，他们竟把侵略者以色列和侵略受害者阿拉伯国家等量齐观。

138. 以色列政府的官方声明说，做为一种报复措施，它对贝鲁特机场进行了一次袭击。这只能证明，非法报复，武装挑衅和国际强盗行径的政策现在已经提高到成为以色列政府的官方政策的水平，违反安理会决定和联合国宪章，已经成为推行那种政策的方法。

139. 大家都知道，现代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禁止各国采用军事报复，即使在以前，在联合国宪章通过之前，国际法也承认绝对不允许对个人行动而进行报复，因为这种个人行为不能被认为是违反国际法的。因此，以色列在所谓报复措施的借口之下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行为与它做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根据宪章应尽的义务是公然违背的。这种侵略行为构成对安理会的许多决定的蔑视，而这些决定一再在安理会决议里强调：采取军事性质的所谓报复措施的做法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不相容的。大家都知道，安理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六二年四月，一九六四年四月及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所通过的决议

里，谴责了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所采取的所谓报复措施。安理会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关于以色列袭击约旦的卡拉迈镇的决议里用甚至更强烈的语言再次肯定了那些决定。

140. 在那一次，安理会用非常清楚的语言警告了以色列，假若它不停止它的“军事报复行动”，“安理会将考虑采取宪章所规定的进一步更有效的步骤，以保障不再发生这类事件”〔第二四八（一九六八）号决议〕。

141. 然而，近几个月的事实表明，以色列并不重视安理会对它的严重警告，顽固的坚持它针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政策，破坏近东实现和平政治解决的机会，阻挠雅林大使的崇高使命，从而对国际和平造成威胁。

142. 最近在近东的一些事件以及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贝鲁特机场事件还有一个重大意义。这个事件显示出，说什么以色列领导集团对解决近东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态度，说什么以色列政府有它的“鹰”派和“鸽”派，这种说法和捏造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政治伪装和故意散布的烟雾弹来欺骗世界公众舆论，掩饰以色列领导人建筑在侵略政策上的真正团结。

143. 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先生的声明正式确认对黎巴嫩的武装袭击是经以色列政府批准的。这使人毫无疑问认为，进行进一步侵略、扩大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挑衅的范围、破坏和平解决的机会的方针，的确是以色列政府的官方政策。所以，我们不要去听什么以色列存在“鹰”派和“鸽”派的任何传说。全世界都认为，以色列目前的官方政策是一种鲁莽的侵略政策，它不仅威胁着近东各国人民而且也威胁着国际和平的维持。

144. 毫无疑问，在执行这种政策时，以色列侵略者再次指望得到它的保护人的支持和保护。现在的问题自然是：它在将来是否还继续能得到这样的帮助和保护。

145. 安理会认真地听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昨天的发言〔第一四六〇次会议〕。苏联代表团注意到，在近几年来一个美国代表第一次明确地谴责了以色列对一个阿拉伯国家所犯的侵略罪行。同时也表示愿意立即支持安理会作出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决定。

146. 假若美国代表的这些话真的成为美国政府的行动，假若美利坚合众国能与安理会大多数代表一起支持通过一项有效的决定，来制约侵略者，那么安理会就能迅速地、有效地使狂妄的侵略者放老实一些，迫使它尊重别国人民的合法权利、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及安理会的许多决定。

147. 先生们，让我们坦率的讲。我们大家都明白，制止以色列的侵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利坚合众国所采取的态度。全世界正在怀疑美国是否真的愿意利用一切机会与安理会和其他国家一起给以色列的必要的压力，帮助在近东实现政治解决，还是结果将只是又一次对侵略者作口头上的谴责，而以色列极端分子事实上得到进一步的鼓励，继续进行他们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政策；同时由于得到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及政治支持，以色列极端分子受到鼓舞而发动新的冒险行动。

148. 我们也极其注意地听了联合王国的代表今天的发言，他强烈地谴责了以色列的侵略行动。我们有权表示希望，联合王国政府愿意对近东形势正常化做出贡献，同时采取措施对以色列政府发生具体影响。联合王国在这方面远远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确信这点。唯一问题是，是否真的有愿望和决心，要警告以色列它目前的方针可能导致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149. 这些话就是我对巴基斯坦代表夏希大使关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发表的意見的回答。

150. 关于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作出的决定的内容，昨天苏联代表团提出他的观点。现在我们愿意再次肯定这些想法。这些想法的基础是，针对以色列新的侵略罪行，安理会就必须按照安理会以前的决议，采取“宪章规定的进一步和更有效的步骤”。

151. 安理会是在几个月以前发出这一警告的，以防止以色列没有停止它的袭击阿拉伯国家的罪恶政策，苏联代表团将根据这些考虑，来对待可能提交到安理会的任何决议草案。

152. 在这方面，我们有责任向安理会理事国指出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今天在几个代表团之间就一项决议草案的内容进行协商时，某些势力用了各

种幕后手法，其目的显然是削弱和冲淡已提出的决议草案，以阻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能真正制止以色列对阿拉伯邻国的侵略罪行的决定。

153. 苏联代表团强烈谴责这种手法和企图，当这项决议草案提交到安理会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当然保留它对决议草案实质的发言权。

154. **主席：**我收到沙特阿拉伯代表一个通知[S/8955]，要求允许他参加安理会的审议。如对这点没有反对意见，经安理会同意，我打算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155.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沙特阿拉伯代表，但是他同意让黎巴嫩代表先发言。所以现在我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156. **布特罗斯先生（黎巴嫩）：**对于我们在这里听到的发言，我只想讲几点。

157. 以色列代表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并不能掩盖他的论点的空洞无物。以色列代表的答辩牛头不对马嘴，他有意扩大争论，远远超过了提交到安理会的问题，把安理会引入歧途。

158. 简言之，因为以色列在二十五年以前受了苦，同时因为它今天的居民对他们的未来担心，它就自以为有权，使阿拉伯人受苦，杀害他们，占领他们的土地，夺取他们的财产，袭击黎巴嫩，严重地威胁着和平。我也刚从我国回来，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同胞一点也不感到安宁，幸福和满足。以色列压在他们头上的永久威胁——因为以色列一点也不象它自称的那样是一只绵羊——使他们的处境一点也不令人羡慕。

159. 以色列代表把突击队造成的破坏景象绘声绘色的描述丝毫不能遮掩巴勒斯坦难民自然的真正的可悲境遇。两百多万被赶出家园的人民生活在人间地狱之中，经受着苦难、疾病、失业和死亡的折磨。他们的苦境值得公众舆论的充分同情，而且绝不能被忘记。假若他们当中一些人起来反抗，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以色列逼得他们无路可走。

160. 但是黎巴嫩对这有什么关系呢？在雅典事件和黎巴嫩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在雅典机场的一个突击队员据说是在黎巴嫩出生的。因为他是诞生在黎巴嫩的一个难民家庭里，但是他远远不是一个黎巴嫩人。

161. 黎巴嫩没有窝藏突击队组织。但是我们相互之间必须了解得很清楚。对以色列来说，每一个难民营都是一个潜在的突击队营。假若一个难民在贝鲁特被路过的代表所招募，那黎巴嫩政府又有什么责任呢？谴责黎巴嫩鼓励和共谋，是一种极其荒唐的诽谤。黎巴嫩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整个政治历史和它对联合国决定的极端忠实，可以揭穿这一点。

162. 总之，这整个表演只为一个目的服务，我们在发言的结尾时便觉察到了。那就是把没有遵守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定的责任推在阿拉伯国家身上。被告企图成为原告。我相信你们会恰如其分地看待这种企图。

163. 在结束关于黎巴嫩这个具体问题的谈话时，我也可以这样说：以色列是一只绵羊，黎巴嫩是一只狼。先生们，你们当中有什么人相信这一点吗？

164. **主席：**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现在我请他发言。

165.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主席先生，我能在你主持的会上发言感到十分荣幸。我说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因为，确实，你每次在安理会上发言，你的话都充满了智慧，你从来不会轻率地下结论。我得说在你身上似乎没有联合国会员国代表身上常有的那种本国指示的拘束。

166. 我也想趁此机会向在座的和不在座的挪威同事对赖伊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从联合国成立起我就认识了他。对于秘书长在会议开始时所说的赞颂的话，我很难作什么补充了。

167. 我原来不准备发言，但我听了就是这位特科阿先生傲慢的发言后，我不得不起来发言。因为，确实如此，如果没有人反驳，不仅仅是在纽约市而是在全世界，他的话就可能被许多人信以为真，不管他们是不是犹太人。理由很简单，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

控制着或影响着许多国家的新闻宣传工具，而特科阿先生也已习惯于成段地引述以色列或它在国外的代理人所指使的——如果不是收买的——文章。

168. 但是我要求发言，是为了对这个尊严的机构正在讨论的议程项目发表意见。读过了发言记录，因为我昨晚没有在这里参加安理会讨论这个项目的第一次会议。美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他们似乎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给强权冲昏了头脑，采取了总有一天会导致世界冲突的轻率行动。我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在看了威金斯先生的发言后，我发现美国表现出了一种关注，但同时又是一种谨慎的制约。因为，确实如此，如果美国想要采取行动的话，它就会立即断然声明，它要重新考虑卖给以色列五十架鬼怪式飞机的问题。

169. 但是，就我已读到的电讯中所能看到的，美国明确表示，助理国务卿在华盛顿向以色列驻华盛顿代表所提出的抗议，毫不意味着重新考虑向以色列出售鬼怪式飞机的事。因此，我要问，安理会采取的行动会不会仅仅是空话呢？是不是有决议保证黎巴嫩能因为在贝鲁特机场上的暴行所蒙受的损失得到赔偿呢？

170. 为了制止这个中东的篡权国应做些什么，宪章上说得很清楚。宪章第七章和其他条文讲到制裁。如果以色列不给黎巴嫩政府因它的所作所为提出赔偿和表示道歉，美国是否准备予以制裁呢？

171. 我不用重复黎巴嫩前外长说过的话。我了解黎巴嫩，我出生在黎巴嫩。从腓尼基人的时代以来，在黎巴嫩的历史记载中，从未听说过黎巴嫩人侵略过他们的邻邦。我并不是随便说这话的。腓尼基人，即圣经上所指的古代迦南人，是发明字母的第一个民族，这些字母列在拜勃洛斯的希拉姆石棺上，拜勃洛斯这个字，公元前十三世纪就成了圣经的名字。这是所罗门国王出现在巴勒斯坦舞台前三百年的事。东方的犹太人，同欧洲人一样，犹太学者都知道，黎巴嫩人从事造船业，从事贸易。除非是自卫，他们从来不参加战争，他们从来不参加对任何人的战争。

172. 现在，在三千三百年后，从东欧来了那些篡夺者，根据犹太百科全书，这些人在公元后七、八

世纪才改信犹太教，他们把犹太教当作他们的宗教，但是他们出身是东欧人。他们作为殖民者来到那儿，并得到一些大国的支持。从贝尔福时代以来他们一直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后来，他们又得到了一个美国总统，杜鲁门先生的支持；他们创立了以色列。

17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联合国成功湖以三对二的微弱多数投票赞同分治巴勒斯坦。这是在谁的压力下呢？这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不幸的是，当时葛罗米柯先生也赞成分治。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巴勒斯坦被分治了。

174. 我记下了以色列代表所用的一些词句。他宣称对雅典机场的武装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他是否认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入侵以前没有发生过欧洲人入侵巴勒斯坦的事？难道他忘了把宗教作为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一种动机的十字军远征的时期？

175. 特科阿先生用了诸如“卑鄙的暴行”这样的字眼。也许特科阿先生一九四八年不在巴勒斯坦，我不知道大约二十年前他当时在哪儿。他听说过德尔雅辛村的屠杀没有？那个村庄在黎明前被机枪手所包围，他们杀害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物，毁坏房屋。特科阿先生用“野蛮疯狂”来形容两个为收复家园而战的铤而走险的巴勒斯坦战士，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象发生在雅典机场上的那种事情，而特科阿先生却想把他们的行动归咎于黎巴嫩政府。

176. 当特科阿先生讲到“海上和空中的海盗行径”时，他是否忘记了在二百万巴勒斯坦人中间有半数以上流离失所呢？他们的房屋和果园被接管了，他们自己也被坦克赶了出来。

177. 当特科阿先生讲到“胆小鬼的恐怖活动”时，他是否忘记了甚至绞死英国士兵的伊尔贡匪帮？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不能呆在那儿的原因。当然，或许是出于礼貌，卡拉登勋爵忘记了或者愿意忘记这些事情。

178. 批评加到了所有阿拉伯人的头上，我说“所有阿拉伯人”，是指从大西洋直到伊朗境内的阿拉伯人，他们中有一亿人已看清这个事实：他们中间有篡夺分子，这不是别人，而正是那些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再也不说：“上帝给了我们

以色列，或者说是巴勒斯坦。”我们很早以前就驳斥了这个宗教论点了。他们不再说“以色列是我们的，因为三千年前我们曾在那儿”了，因为这个论点在这儿安理会遭到了驳斥。他们总是叫嚷什么“我们遭到了迫害”，忘记了甚至他们在英国的拉比说的“阿拉伯占领期间，犹太人在西班牙的历史是光荣的历史”这样的话了，而这话就是在几天以前说的。但他们从各种报纸上引用适合他们口味的話。

179. 那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住在难民营里，或是到处流浪，就象有一时期犹太人曾到处流浪那样——我是说东方的犹太人，到处流浪的犹太人——如果他们想起他们的家园，他们就被称为“恐怖分子”。坐在这张桌子边上的大多数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称地下战士们为“英雄”——游击队员和地下战士。其中有些人是谁？是犹太人，他们为反对希特勒的暴政而战，他们做得对。

180. 但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被抢去了财产和家园，并被赶出自己的祖国，他们处于绝望之中。当他们想用我们听到的那种行动——不管这种行动是在雅典机场或是在别处，甚至在洛杉矶，那里有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政治的原因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而遭到暗杀——来表示他们的绝望时，他们就被称为“杀人凶手”了。

181. 安全理事会，或在联合国，难道有两根尺子？如果有两根尺子，联合国就会象以前国际联盟那样垮掉。

182. “在雅典的事情发生后，全世界仍无动于衷”——这是特科阿先生的话。我是在引用特科阿先生的话：“以色列人是靠自己的力量。”以色列人是得到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给他们提供武器。这是靠自己的力量吗？为什么提供武器？为了确保巴勒斯坦人回不到他们的家园，为了确保他们会被打垮。被谁呢？被阿拉伯国家么？

183. 让我向在座的诸位重复一下：没有一个阿拉伯领导人敢镇压任何一个说“我要回到自己的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就象没有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收复自己的国土而战的欧洲人会被称为恐怖分子或叛徒一样，也没有人敢这样称呼他们。这样做的人在欧

洲被清除了。为了不使在座的某些代表感到不安，我现在不想提那些国家的具体名字。

184. 阿拉伯侵略者？你们西方国家为什么来干涉我们呢？现在你们害怕苏联，因为它去地中海。是谁把苏联带到地中海的？你们带他们来的——威金斯先生的政府带他们来的。为什么他们不能到地中海来？地中海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海，它属于地中海周围的国家。

185. 我们是力量对比中的棋子，可怜的黎巴嫩必须付这个代价。你可以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以色列曾再三遭到谴责。他们在偷偷地笑。他们的领导人已经向国务院提出了抗议，因为它说侵略黎巴嫩是不对的。他们怕什么呢？他们已渗透了你们的政府。你们一点没有办法，你们迎合他们，而我们却在阿拉伯东面，在整个中东付出代价，为什么？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们西方国家呢？你们有没有良心？或者良心只在书本里？阿拉伯人有什么对不起你们？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敞开了大门，发现受到委任统治，被殖民地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你们分割了阿拉伯的部分家园，我们有什么不对？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呢？政府不得不和你们打交道，但阿拉伯人民呢？有一亿阿拉伯人。我并不代表他们。他们正在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你们想让阿拉伯政府受到阿拉伯人民的攻击吗？假若你们继续采取你们的政策，事情就会这样。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们呢？为什么你们来干涉我们，不让我们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是力量对比中的棋子，这种力量对比从维也纳会议以来就存在，贯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而在凡尔赛会议后曾惨遭垮台。你们为了既得利益和充斥着你们的政府机构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重蹈覆辙。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你们为什么来干涉我们？

186. 在黎巴嫩发生的事是一件严重事件。它表明了在某些从欧洲来的篡夺者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不可能有共处。如果他们现在能这样侵略和平的黎巴嫩，那么他们将来强大时又会怎么样呢？“啊，和他们和平相处吧。”那他们就会从经济上把我们殖民地化，他们什么都会干得出来的，什么也不怕。但是甚至是在自然界都有某种道德。谁压迫别人，谁就要付出巨大

的代价。巴勒斯坦人民并没有侵略西方，也没有侵略犹太人。如我在多次发言中所说过的，他们之中许多人也可能是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在过去的三、四年中，我一直向安理会提出警告说，这个问题不再是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这个篡夺国家之间的问题，这是巴勒斯坦人和抢夺他们家园的那些人之间的问题，这难道还不明白吗？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巴勒斯坦人为了收复家园怎样流血牺牲英勇奋战吗？当然你们是看见的，但你们为什么还这样做呢？“啊，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苏联就要在阿拉伯土地上取得立足点了。”这是你们的论点；我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种论点见于你们的报纸上。但是你们和苏联共处。苏联是一个大国，它有一定的利益，它也想发展这些利益。你们在那儿也有利益，而且比苏联早，但你们在破坏你们的利益，有一天你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可能都化为灰烬。

187. 现在卡拉登勋爵在这里又弹了和平的老调。他使我想起了一九五六年卡伯特·洛奇先生。在一九五六年，那次会议快闭幕时，他抛出了两个决议草案，要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现在卡拉登勋爵又提出了难民及其定居问题。他为什么不去问问难民，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我们没有权利为难民说话。没有人有这个权利，甚至阿拉伯人也没有这个权利为难民说话。那是他们的国家。他讲到重新定居。阿拉伯人不能对难民们说“放弃你们的家园吧”那样的话，他们就要被称为卖国贼。阿拉伯政府就要被称为卖国政府，任何一个阿拉伯人就要被称为卖国贼。不管怎样，不会有阿拉伯政府对阿拉伯难民说：“不要去收复你们的家园了”，要么有自决权，要么没有自决权。难道自决权只是为了你们而在欧洲才有？除了斗争之外，在殖民主义桎梏下的人怎样才能获得自由？现在你们承认有自决权，我鼓吹自决的原则花了八年时间才使它成为一种权利。正是威尔逊总统在凡尔赛会议上阐明了这个原则，但当我们在联合国这儿使它成为一种权利，由于殖民主义利益，却花了八年时间。不用殖民主义来代表以色列，又用什么？

188. 我们围着这张桌子谈些陈词滥调是在骗谁呢？每个人都象背书一样宣读他的声明。在巴勒斯坦有一个民族。如果你想压垮它，那就试试吧。如果

你们想把它扔到海里去，那也试试吧。如果你们认为能和阿拉伯政府找到一项妥协办法，那我怀疑是否能够找到。如果这得不到每个巴勒斯坦人的同意，那就等于零。他们是一个有特点，有个性的民族。主权在人民之中，不管你是否喜欢，不管我们阿拉伯政府是否喜欢，他们有权自决。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真理。这儿来了个口若悬河的以色列代表——我们从各方面再次查实，那两个巴勒斯坦人并不是黎巴嫩人——为了进行挑衅，他们选中了黎巴嫩，以为用这种行动，阿拉伯人就会被迫投降，顺从他们的意志。就象我说过，下令采取这种暴行的人不是被权力冲昏了头脑，便是以为这种方法会带来长期和平。这样的行为只能使从大西洋到伊朗境内，到亚洲心脏地带，到苏丹的阿拉伯人民更加顽强。

189. 以色列谈到黎巴嫩报纸报道巴勒斯坦突击队，并称他们为恐怖分子，但他们却有权在全世界面前用他们的报纸诽谤阿拉伯人。他们说在雅典机场上打死了一个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人，他的死使我们感到惋惜——抵得上我不知道多少生命。我想他们得了神经病了。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这是一种神经病。就上帝这方面说来，这是歧视。我们惋惜任何一个人的死，不管他是犹太人或不是犹太人。但这些篡夺别国领土的东欧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什么权力利用犹太教这一古老的宗教作为实现他们政治和经济目的的一种手段？他们没有任何这种权利，你们内心也知道他们没有这种权利。但是你们在这里替他们的立场辩解，因为他们有钱，能和缓你们的贸易。他们钻进你们的政府，你们让他们随心所欲，因为你们不再能控制他们了。他们给你们选票。我们从报上得知这些，我们每天都看报。那是你们的事。如果他们要在你们国家干这些事，那么让他们干吧。但是为什么要阿拉伯人来付出代价呢？为什么要小小的黎巴嫩付出代价呢？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凭什么要赖在巴勒斯坦呢？只凭某些西方大国的纵容，他们为了统治这整个地区——从西方到亚洲大陆的门户。我对美国说：“这就是你们的计划。你们卖给他们鬼怪式飞机，你们没等下届总统上任，就卖给他们鬼怪式飞机。我们警告过你们说这只能使形势恶化。不幸的是，在圣地巴勒斯坦不会有和平，除非大国——我现在不仅是对美国

讲，也是在对苏联讲——努力起草并向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要求给黎巴嫩以赔偿，如果不立即给他赔偿，就按照宪章的规定予以制裁。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联合国的辩论也只是些信口胡说了。联合国之外的人们已在揭露我们了，这使我感到悲哀，因为，毕竟我们中许多人是献身于联合国的，而除了联合国之外就没有其他抉择。如果安理会内两个主要的大国这次不努力使黎巴嫩得到赔偿，并警告如不这样的话要予以制裁，那么在安理会这儿所做的一切工作，如果你们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就象是在空炉子里吹烬想生火一样。让我们别自己骗自己了，让我们对自己老实些吧。

190. 我必须对我的好朋友、东道国的代表威金斯先生说最后一句话。我们都主张言论自由，但在联合国总部，事情却正在失去控制。关于这一方面，我的阿尔及利亚的同事讲了一点。在西方，象“杂种”、“母狗”这样的话是常见的口头禅，但在世界的我们这一方，这些话却是侮辱。我们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当然我们并不想要求把任何哪个人的嘴封起来，但至少对这个组织的会员国要表示一点尊重。

191. 我恳请秘书长能设法就这些骂人话和他的警卫所听到的话搞一个详细的报告，我自己也查对了，但我不想在秘书长有机会调查之前提出什么报告而使这个组织为难。同时，我请我的好朋友威金斯先生设法使我们不会受到侮辱。我们在报纸上，在文章里被侮辱够了。我们毕竟代表着主权国家。我们不骂人。甚至我们的敌人来，我们还是礼貌的。我说这些不是责怪美国人民，这是责怪纽约市，在那里似乎有不少压力集团，有时失去控制，以致不客气，不礼貌。我就不去提我过去三、四年里收到的一些信件了，那些信件甚至能使象我这样的六十几岁的人脸红。

192. 我们必须努力使我们的个人尊严得到尊重，使个人的尊严和身分得到尊重。

193. 最后，我要再一次感谢主席给我这样一次发言的机会。在我看到安理会理事国经过协商产生决议草案之后，我可能再向主席要求发言——当然要经过安理会理事国的许可。

194. **主席：**我要对沙特阿拉伯代表在他发言的开头对我和我的国家讲的友好的、客气的话表示感谢。

195. 我还想告诉他，也告诉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我得到了美国代表团的通知，通知说在本组织的大楼前制造麻烦的人已经赶走，秩序已经恢复。

196. 以色列代表要求作答辩发言，现在我就请他发言。

197.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要求发言并不是为了回答刚才那位发言者，也许我这话是多余的。

198. 我们都知道，对一个民族说来是生死存亡的事，对另一民族说来也许只是一场玩弄词令的游戏。但是，即使仅仅视为一种游戏，安理会的辩论也是一件严肃的事，不容一个犯有侵略罪行的国家在侵略问题上教训别人，不容一个各国人民权利的侵犯者扮作一个国际正确关系的导师进行说教，不容一个中东危机的主要促成者自称有权对中东和平提供忠告。由于苏联没有改变政策，由于它毫无保留地支持阿拉伯的不妥协和好战态度。由于它鼓励阿拉伯对以色列继续进行恐怖战争，苏联使实现中东和平变得更加困难了。在它改变态度之前，应该视为它已被剥夺了可以接受它作为在中东寻求谅解的伙伴的资格。在此之前，全世界不会接受苏联参加爱好和平的国家结束这场二十年之久的阿拉伯对以色列战争的共同努力。

199. 至于苏联代表提到国际法概念的话，显然，他向安全理事会提供的是为这次辩论而特地设计的概念。他也许有兴趣听听下面的评论，这是著名的丹麦国际法学家福阿格尔教授今天通过丹麦新闻社发表的：

“我倾向于同意贝鲁特机场的行动应该看成是一种自卫行动。当恐怖组织为在雅典机场袭击以色列飞机一事承担全部责任后，黎巴嫩并没有提出正式抗议，也没有表示遗憾。国际法和苏联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草案规定，一个武装人员的集团从哪国领土上对另一国家采取行动，那个国家就对这个集团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200. 为了苏联代表，我想重申一下，不能对所

有国家有一条法律，而对以色列有另外一条——甚至苏联法律也不能这样。

201. **主席：**发言名单上已经没有人要发言了。安理会诸位理事国代表都知道，非常广泛的协商正在进行着并在继续着。看起来，正在取得很鼓舞人心的进步。我很高兴地说，也许到今天下午，在我们的工作中可能到达这样一步，那时我们可以讨论一个

协商同意的决议草案。因此，为了使那些协商继续进行下去，并能使我们能在今天下午完成我们的工作，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休会到今天下午三时。

会议决定如上。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二凌晨一时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